

# 共享是个“筐” 并非什么都能装

在共享雨伞、睡眠舱等火过一轮之后，衣服、手包、珠宝这样的个人物品也被共享经济瞄上了，比如有共享珠宝平台宣称“高端珠宝不再遥不可及”、换戴轻奢品牌珠宝“零压力”，分分钟戳中爱美这一人类的天性。

不过，细看其“共享模式”：有的需缴纳数额不菲的押金，就能暂时拥有珠宝；有的可以将手头闲置的大牌珠宝寄给平台，以换取佩戴其他珠宝的资格。要么交钱，要么以物抵押，说白了不都还是租赁吗？古时就有租旗袍、租首饰的生意——这种古老的行业如今傍上了“共享”的概念，想往“风口”上凑一凑，再翻红一把。

当前，在共享经济的“大筐”里，东西越装越多。“共享”二字几乎成了灵丹妙药，各方资本、各种产品都想抱一抱大腿——一种经济现象火

了，可喜可贺，但如果产生新问题，还是值得警惕。

先看“虚火”。不久前，共享睡眠舱猛刷存在感，有网友表示，这不过是换了“马甲”的胶囊公寓；还有书店打出共享的旗号，但其押金借阅的玩法和租书并没有太大不同……去应用平台上看看，大大小小的共享类APP加起来有近百款，其中很多早已存在的生意不过是改头换面，换个包装蹭热度。有的为了获取融资“强行”共享，进而“赚一笔就跑”——他们助长了市场里的浮躁之风，模糊了共享经济的探索方向。

再看骗局。以共享之名，行不轨之实。“段位”低的如一些共享产品，用户使用竟被强制安装软件甚至窃取隐私，相当霸道！“段位”更高的，比如媒体曝光的“共享红酒”，商家打着共享的旗号揽客，宣称“既能免费喝红酒

还能赚到钱”。其实呢？不过是吸引用户投资以集资理财，诱导用户层层发展“下线”从而获得奖励，其“模式”不仅是假共享，而且有犯罪之嫌。

此外值得一提的，还有资源浪费。最开始，共享经济只是“陌生人之间闲置物品使用权的暂时转移”，以此增加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，减少浪费。但当前，很多“共享经济”只是实现了互联网化租赁，一旦管理不当、无序竞争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。比如共享单车，最近，海口、杭州等城市要求暂停投放，因为局部共享单车已经过剩，甚至过度占用公共资源。

共享经济是热点，但如果“共享”被泛滥化、被玩“坏”，只会过度消费这一经济模式的声誉，其危害不可谓不大。

《广州日报》2017.7.26 文/夏振彬

# 移动支付虽好 也别“排挤”现金

当前，全球多个国家已开始向“无现金社会”加速冲刺，丹麦已停止印制纸钞，允许商家拒收现金；印度也一声令下把大额纸币直接废除；国内的杭州、武汉等城市相继宣布加入“无现金城市”计划……“无现金”显然已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
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显而易见，不过也还有一些尴尬需要被直面。首先，卡壳。很多商场的超市、餐饮商户等都位于地下，还不提供无线网络，有时折腾半天都不能支付成功。手机有钱花不

出去又没带现金，那种尴尬可想而知。所以，让“无现金”更便捷，完善基础设施很重要。

其次，跟不上。移动支付虽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喜欢、适应。让数据来说话，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.31亿，其中手机网民6.95亿人。这意味着，还有近一半居民并非手机网民，更何况，手机网民里还有相当比例的用户并未开通移动支付业务。日前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关注了老人、残障人士等“跟不上”的问题。对此，一方面要带

着他们适应新技术、新服务，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步伐过快，甚至走向极端——目前已有商家打造“完全不用现金”的商店，顾客想用现金也不行。

不难预料，移动支付今后或许会更“强势”“无现金”也会持续圈粉，但其落脚点应该是为消费者增加一种选择，提供一种补充，应该是让不同人群都能在时代的发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非感觉到压力、感觉被“排挤”。

《中华工商时报》2017.7.27 文/夏振彬

目前，河北省正定县已经将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院门打开，社会车辆可自由免费停放机关单位院内；同时，正定县城所有停车场已经实现免费开放；马路调整，方便居民、游客路边停车。

## 机关大院免费停车 彰显新的城管理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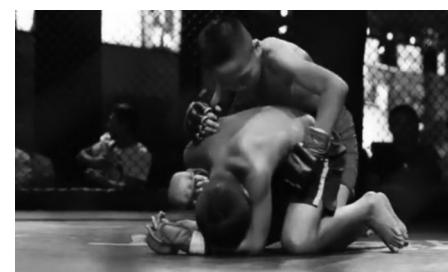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4月，正定提出“古城新韵，自在正定”的口号。而将机关单位的院落院墙打开，开放内部停车位，允许社会车辆免费自由停放的规定就是对“自在正定”的实际践行。其实，机关大院里面的停车位等资源本来就是公共属性，因此，这一规定的实质不是馈赠，而是归还。

不过，这种归还的现实意义还是很大的，也值得肯定。毕竟其真正推倒了机关大院和民众之间那面存在已久的无形墙，这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城市的空间限制，停车难、停车贵等城市病能得到一定疏解。并且，“免费”随着“开放”一起落定，给予民众的就只有方便，那机关大院与民众隔的心灵上的无形墙也会被逐渐“溶解”。

“开放机关大院车位”值得各城市推崇和借鉴，尤其是其所彰显出来的“封闭性公共资源与民众共享”的城市管理理念。我们的社会确实还有很多公共资源是封闭性的，比如学校的体育馆、操场，一些小区、街区和景区等。民众无法共享里面的资源，但是这些资源恰恰是社会的紧缺品。

当然，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争议性的问题，比如，开放单位和场所的安全性问题和使用这些公共资源的文明性问题。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，可以通过精准的管理和规范来慢慢缓解，进而做到谨慎而适度地前行。

《钱江晚报》2017.7.28 文/王景琰



最近，一段讲述“格斗孤儿”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视频中两个来自四川凉山的14岁小男孩，被成都的一家格斗俱乐部收养，每天练习综合格斗术，并涉嫌参加商业演出。那些打拳的孩子说，一旦被淘汰，就要回家吃煮洋芋。俱乐部方面表示并未安排其参加商演。随着有关部门将这些孤儿接回到当地重返学校，一些人又对此发出质疑，认为他们回到学校更得不到照顾。

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，此事件表明针对困境儿童（包括孤儿、残疾儿童、留守儿童、贫困儿童、艾滋病儿童等）的社会保护制度还存在明显漏洞。

# 接受教育才能让“格斗孤儿”脱困

首先，孤儿养护制度存在漏洞。2006年颁布的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明确规定，未满16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。凉山“格斗孤儿”中，有一些是真正孤儿，还有一些是事实孤儿（父母中一方死亡，另一方离家出走），当地民政部门均应履行保护责任，妥善安置其入住福利机构，或由有能力的家庭寄养、收养。这些孤儿出现在格斗公司，本身就表明了针对孤儿（尤其是事实孤儿）的“安全保护网”出现了漏洞。

其次，困境儿童的义务教育存在漏洞。长期以来，凉山地区的入学率偏低，有些甚至从未进入过学校。凉山“格斗孤儿”虽是个案，但是也反映了凉山地区困境儿童的入学现状。为什么在实施“两免一补”政策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仍然有如此多的儿童不能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？这需要教育部门认真反思。

最后，针对困境儿童的精准扶贫存在漏洞。凉山“格斗孤儿”的家境往往极端贫困，理应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。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，这些孤儿失去了家庭，被带到城市，游离于精准扶贫之外，不得不依赖于格斗公司才能生存。

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，防止凉山“格斗孤儿”事件的发生，关键在于完善儿童社会保护制度，包括：加大儿童保护财政投入，提高困境儿童生活照料标准，完善困境儿童养护设施；建立困境儿童识别报告、干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；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，建立儿童保护协调机制。

要从根本上解决“格斗孤儿”这一问题，笔者认为更需要加大扶贫力度。尤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，要更加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，激发贫困家庭的内生动力，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《环球时报》2017.7.28 文/杨立雄

# 有多少鄙视链是对私权领域的“乱入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的生活被密密麻麻的鄙视链充斥着，裹挟着，主宰着。

基于对京沪一些相亲角现象的观察，有媒体得出了“中国式相亲鄙视链”的结论。但我很怀疑，这是一种观点先行的结果。相亲自然是一种双向选择，既是选择，也便要有条件。即使以偏狭的眼光来看，真的存在没有条件的婚恋吗？至少，门当户对的相亲市场，虽然世俗，但也不违背公序良俗。何至于非要用“鄙视链”来形容？

在相亲角的“鄙视链”之后，更多的媒体、自媒体则饶有兴趣地发起讨论，如“你在生活中都遭遇过哪些所谓的鄙视链？”可怕的是，在众多人的参

与讨论之下，“鄙视链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。而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会发现，自己好像永远都是鄙视链上那个被鄙视的人。

最近，梁文道在《一千零一夜》里谈到鄙视链现象时说，就连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这样的作品，今天已经沦落到鄙视链的底端。梁文道分析道，那些胸怀鄙视链的人，说不定他们没办法读懂这本小说。

相亲、收入、地域，甚至连读书都要暗含鄙视链，这真是让人大惑不解。但是，人们能够仅仅因为感受到了鄙视，就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互相鄙视的世界吗？

当某人说到因为学历问题不被用人单

位录用时，或因为单身问题而被人指责鄙视时，我由衷感受到的恰恰是，一些人“乱入”私权领域所造成的言说乱象。

在这其中，真正制造混乱的，是用“鄙视链”这样的道德标准，来丈量原本可以用法律标准与公共治理、权力伦理来界定的诸多社会命题。比如，有些人展示的被鄙视的情形，已经涉及地域、性别、信仰方面的用工歧视。将这种法律问题仅仅归类于“鄙视链”，反而是一种轻率与推卸。另外，在所谓“鄙视链”背后，恰恰有着阶层固化、社会板结、资源不公的因素，舍此而仅仅将指责指向每一个体，则更像是洗地之论了。

《新京报》2017.7.25 文/杨耕身

**提速降费有着落  
深化改革没终点**

对个人用户来说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资费的降低，掐着秒给异地他乡的父母朋友打电话的日子一去不返。在这个意义上来看，一个话费降价举措，增强了全民对技术改变生活的切身体会。而对企业用户来说，在“互联网+”的信息时代，降低通信费用不仅使相关行业受益，同时降低企业通信成本，从而优化资源配置，聚焦生产性活动。

虽然，在语音业务下滑的大背景下，取消漫游费的现实意义或许会有折扣。但也应看到，近年来，通信领域改革动作频频。从针对电信诈骗的实名制推广，到流量清算的结转运行，再到今天的取消漫游费，运营商也在进行一场自我革新的转身，摒弃过去垄断通道的坐收渔利，开辟用户流量的盈利空间，提高便民服务设施和意识，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，追得上用户脚步。

应当说，对取消漫游费的这一步，应以充分肯定；但从更长远的改革进程上看，这只是开启了新征程。

人民网 2017.7.28 文/雷雨